

# 中东民族问题：理论边界与议题建构\*

冯璐璐\*\*

**内容提要**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世界上许多民族不断发展演变，形成交叉融合的共同体格局。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许多民族现象、民族问题都有其共同的内在发展规律和发展逻辑，值得不断深入探究。在当代，“一带一路”作为一条文化融通的纽带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诠释着民族交往和文明交往的内在本质。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中东地区分布着多个民族。目前，学界在中东民族的概念上存在使用混乱的状况。从形式上来看，绝大多数中东民族具有“族群”的特点，但在学术界出现了至少四种意义上的具体概念的运用。作为世界民族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中东民族的“民族”这一概念界限十分重要。除此以外，中东民族的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空间，其中关于各民族的族源和演变、跨界民族现象、各国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各民族的社会分层及其社会生存状况等领域均存在大量的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关键词** 中东民族 族群 民族关系 社会分层

有关中东的地理界限在学术界并无统一的说法。目前，学界对西方世界早期赋予这一概念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化。就国内多数学者在使用层面上而言，同时满足特定的历史文化相关性（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和政治相关性（以宗教复兴运动、战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相关联）两个条件，由东自南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横亘整个西亚，向

---

\* 本文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建设子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中东、阿拉伯国家民族志研究”的中期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7ZDA156。

\*\* 冯璐璐，历史学博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再到北非和非洲东北、西北的阿拉伯国家,呈小扇形展开的这一片区域,即为一般意义上的中东。

中东被誉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元文明的会聚之地。正是因为这些民族和文明的交汇融合,产生了波斯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体系。在中东,古老的腓尼基文字为西方文字的诞生奠定基础,这里还孕育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法典、宗教以及自然科学。阿卡德王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安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强大的帝国先后在该地区更替,留下它们历史和文明的印记。

## 一 中东民族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和边界

近年来,国内包括马戎、郝时远、庞中英等一批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探讨有关民族概念的界定。仅从称谓上如何界定并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仅着眼于从学理的角度对中东民族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进行探究。庞中英曾发表文章,专门分析了种族、民族和族群之间的区别,指出了学界在这些概念使用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在关于中东民族的研究中同样存在,遗憾的是并没有太多的学者对其进行思考。根据有关观点,所谓民族,一定是与国家在同一个层面上的概念,无论是在逻辑上先于国家,还是在逻辑上后于国家,都一定是与国家相结合的一个大的政治共同体。而族群仅仅是在具有相同的血缘、地域、历史与传统、宗教、思想观念这一意义上而言,换言之,族群仅仅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除了由那些单一族群构成的民族国家以外,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是由多个族群构成。<sup>①</sup>也有对族群更为宽泛的解释,例如吴泽霖认为,族群可能是一些因为共同的种族、语言、文化特征受到其他人群的排挤而聚集在一起,其自身内部具有无意识的自我认同,而外部社会有意识地认定其同一性。<sup>②</sup>

那么,在研究中东民族时究竟以何种意义上的“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呢?从上述界定出发的话,在学术界中所使用的大多数中东民族的概念在

① 庞中英:《关于族群、种族和民族:在没搞清楚它们有啥区别前最好别乱说》,凤凰国际智库,2016年10月2日,[https://pit.ifeng.com/a/20161002/50057016\\_0.shtml](https://pit.ifeng.com/a/20161002/50057016_0.shtml)。

② 沈培建:《“族群”:一个被误解和误用的概念》,《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形式上具有“族群”的特点。但是，目前学者对中东民族概念的具体运用大体上是从四种意义上而言的。第一种意义上是本文上述内容中提及的“民族”或“族群”的概念。不过，中东民族的实际情况复杂得多。这些民族中有些族源相同，但是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不同，例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有些民族的族源、语言不同，但是拥有相同的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例如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有些民族属于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例如希腊人、科普特人、亚美尼亚人。除此以外，这些民族中大部分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而这三大宗教具有同源性。总之，这些民族的各种文化属性无论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的角度来看都存在着交错的关系，其界限并不是非常的清晰。但是事实上又确实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群体，无论是从旁人的角度还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他们总是存在着某种得以维系自身的特性并与“他者”相区别甚至是对立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别或者对立最终却往往是以超越文化范围之外的政治姿态呈现出来的，社会地位的不同、民族政策中的区别化待遇、相互的歧视甚至是敌视、政治权利甚至是对政权的诉求，这些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的形态已经远非一些文化符号能够解释清楚的。那么，这种问题究竟是概念本身的问题还是概念以外的问题呢？值得我们深思。但毫无疑问，此类意义上的民族应为中东民族研究领域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第二种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实为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如“穆斯林民族”（原文如此），或尊奉某一宗教为国教且和实体的或虚拟的国界线相联系的人的统称，如“伊斯兰民族”。“穆斯林民族”的概念是在特殊政治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产物，由近代印度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伊克巴尔、真纳等几位思想家为维护穆斯林的权利、应对“他者”文化挑战所带来的危机，在与西方文化和激进的印度教徒运动相对应的基础上提出，强调应建立在更广泛意义之上的共同体以及同一的民族认同，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穆斯林精英对不利的社会政治变化的一种反应”，<sup>①</sup>后来日益演变成为代表泛伊斯兰主义的核心术语。因此这一概念的提出从始至终都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伊斯兰民族”一词虽无确切的出处，但在一些学术论著中会不时见到，其含义大体上和“穆斯林民族”相同。另外丁宁、

<sup>①</sup> 钱雪梅：《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巴基斯坦建国为例》，《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

王业昭、朱秀蕾等几位学者在文章中也提及“伊斯兰民族”一词，但均指美国的一个黑人穆斯林政治组织，该组织及其名称是典型的美国种族主义和黑人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物。现在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穆斯林民族”还是“伊斯兰民族”，这种将信徒名称或宗教名称冠在“民族”一词前面的词汇组合看上去都有些奇怪，除了它们以外，在其他宗教文化中几乎找不到此类概念。因此，这些有失规范且外延过于笼统的术语都不属于中东民族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第三种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是指称不同教派的群体，如德鲁兹人，属于阿拉伯人的一支，该民族实际上是由黎巴嫩的宗教共同体发展而来，在信仰上他们属于德鲁兹派，即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分支，还吸收了拜火教的许多内容，在主张上与其他穆斯林不同，并无缴纳天课、朝觐和封斋等规定，也无割礼一说。再如雅兹迪人，属于库尔德人中的宗教少数派，信奉古老的雅兹迪教，相信轮回转世。此类的民族概念既包含于中东民族的研究范围之内，也包含于中东教派研究的范围之内。第四种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是以该民族的起源地命名，其中不乏含有一定特殊的政治色彩，如巴勒斯坦人。由于巴勒斯坦人属于典型的阿拉伯人，无论从起源、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都与其他阿拉伯人无本质上的区别。现在学界使用该词更多是从巴勒斯坦这一地区特殊的历史、宗教和政治意义上而言的。

## 二 中东各民族的起源与演变

古代中东有数十个少数民族总称闪米特人，中国称之为“闪族”或“塞姆人”。“闪米特”一词是出自语言学的角度，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称谓则带有一定的荒谬性，因为这一貌似统一的概念实际上在人类学上分属于不同的种族。<sup>①</sup>从种族上划分，他们属于白种人欧罗巴人种地中海支系，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原始崇拜、物质文化生活，具有共同的民族特征。多数学者认为，闪米特人和柏柏尔人、尼格罗人均发祥于撒哈

---

<sup>①</sup> [德] 维尔纳·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艾仁贵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第199页。

拉北部地区，属于“沙漠”或“沙漠边缘”的民族，<sup>①</sup> 他们以畜牧业为生。后来因气候变迁，这些民族向东迁移至两河流域。后来随着语言的分化，闪米特人分为了东、西两大支系。生活在两河流域北部的为东支，包括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主要讲阿卡德语。东闪米特人创造了辉煌的两河流域文明。西支构成比较复杂，又分出了三个分支和众多族体。西北一支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各族，最早有阿摩里特人、迦南人、乌加里特人，后又分化出腓尼基人、犹太人、阿拉米人、莫阿比特人、亚奥迪人等。后来从腓尼基人中分出一支，史称迦太基人，他们迁移并盘踞在北非及地中海各岛屿，成为那里的主宰者。中支以利希亚尼特人、萨姆德人为代表，后统一称为阿拉伯人。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向外迁徙进入整个北非地区，当地的土著柏柏尔人开始了阿拉伯化的进程。南支主要指分布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各族，包括古代的马因人、萨巴人、卡塔姆人、哈德拉人等，曾建立相应的古国。本支的一部分约在公元前7世纪跨越红海到达非洲之角，此乃今埃塞俄比亚闪米特人的祖先，曾建立阿克苏姆王国，一度成为非洲之角的支配力量。现在属于这一支的民族主要分布于阿拉伯半岛印度洋沿岸、索科特拉岛和埃塞俄比亚等地。

中东的古代民族有些已经消失了，有的发展演变至今，随着多民族的混杂，与古代的形式有了很大的不同。古埃及人是北非土著人和从西亚迁徙来的塞姆人（即含米特人）的混合人种，族源上与柏柏尔人、科普特人、库希特人接近，语言上属于典型的亚非语系。而现代的埃及人则是阿拉伯半岛的移民后裔，是阿拉伯人，闪米特人的一支，属于高加索人种，其语言为闪含语系中的阿拉伯语。现在埃及唯有科普特人保留了较多的古埃及人的血统和语言，成为占埃及总人口20%的少数民族。古代的亚述人是闪族人与其他人相融合而形成的民族，现代亚述人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部、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等国境内，目前有300多万人，已经不再讲阿卡德语，而是讲外来的现代阿拉姆语，信仰也由古代亚述人的多神崇拜转为信仰基督教。因此，无论是从血缘上来讲，还是从文化上来讲，都

① [德] 维尔纳·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艾仁贵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第199页。

已经与古亚述人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两者之间是否还存在历史联系已成为学界质疑的问题。此外,柏柏尔人所使用的柏柏尔语也正在趋于衰退,其他的民族特征也越来越被同化。目前,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柏柏尔人正在试图通过传播卡拜尔歌曲以及其他的文化形式来强化其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些民族的变迁,加布西将其概括为地理、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三种原因。<sup>①</sup>

除此以外,一些民族的称谓或者其含义也在发生着演变。扬·雷特索在其著作《古代阿拉伯人》中对“阿拉伯人”一词的意义做了考证。该词汇最初是指半神圣的英雄所拥有的特殊财产,即一些社会团体。在复活日的时候,英雄会带领成员在一些区域或边疆地区一起充任警卫的职责,这些社会团体在定居民和在沙漠中四处流浪,主要集中于巴勒斯坦和埃及之间。<sup>②</sup>伊斯兰教产生之后,“阿拉伯人”成为伊斯兰社团中一个派别的称谓,被一些部落贵族所使用。阿拉伯语逐渐演变为官方语言后,“阿拉伯人”开始被公认为指称整个穆斯林社团。现在的“阿拉伯人”与最早时期的“阿拉伯人”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都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唯有也门宣称他们最接近于早期的“阿拉伯人”。现在“阿拉伯人”的名称更像是一种历史记忆符号。

目前,从南亚到西亚,再到非洲,中东地区分布着一些较为典型的民族,如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库尔德人、柏柏尔人、科普特人、普什图人、旁遮普人、亚美尼亚人、索马里人,希腊人、阿塞拜疆人等。这些民族除了分布于非洲中东部的索马里人属于黑白混血的埃塞俄比亚人种以外,大多数都属于欧罗巴人种。从语言上来看,阿拉伯人、科普特人、索马里人、犹太人与柏柏尔人均属于闪含语系,分布于伊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塞浦路斯等国的主要民族和亚美尼亚人属于印欧语系,此外,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等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系。在这些民族中,土耳其人属于欧罗巴人种,是东罗马帝国遗民与突厥人的混血后裔,含有安纳托利亚人、希腊人、高加索人、库尔德人以及古代的赫梯人、吕底亚人、后来巴尔干半岛的居民等众多民族的血统,在其基础上融

① Z. Gabsi, *An Outline of the Shilha Vernacular of Douiret*,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2003, p. 26.

② Jan Retsö, *The Arabs in Antiquity: Their History from the Assyrians to the Umayya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2, p. 624.

合为一个新民族，所以现在的土耳其人中突厥人的血统已经所剩无几，仅仅是突厥化进程所促成的结果。波斯人属欧罗巴人种南支地中海类型，是今天伊朗境内的主体民族，约占伊朗总人口的 51%。此外，波斯人还分布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分布于非洲北部的柏柏尔人同样属于欧罗巴人种南支地中海类型，其民族起源问题在学术界有过一些争论，该民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等领域较为接近的部落民族的统称。普什图人属于欧罗巴人种印度帕米尔类型，主要分布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在阿富汗为主体民族，有 900 万人，占总人口的 42%，大部分普什图人分布于巴基斯坦，约有 1400 万人，占国内总人口的 16%。其余大约有 10 万普什图人分布于伊朗境内。此外，巴基斯坦的主体民族旁遮普人，占国内总人口的 60% 以上，属于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除大部分分布于巴基斯坦以外，旁遮普人还分布于印度、沙特阿拉伯、美国、肯尼亚、阿曼、日本、新加坡等国。

除了上述较为典型的民族以外，中东还分布着土库曼人、彻尔克斯人、扎扎人、拉兹人、俾路支人等少数民族群。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波斯人、柏柏尔人、库尔德人等民族纷纷皈依，中东穆斯林的民族成分越来越多样化。此外，科普特人信奉基督教，亚美尼亚人多数信奉基督教，少数人信奉天主教，犹太人信奉犹太教，塞浦路斯的主体民族希腊人多信东正教，少数信奉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目前居住在印度旁遮普邦的旁遮普人一半以上信仰锡克教，其他人信仰印度教。

### 三 中东民族的跨界现象

中东民族的跨界现象极为普遍，阿拉伯人、犹太人、库尔德人、柏柏尔人、普什图人、索马里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等均分布于若干国家境内。蔺焕萍、王继青曾撰文《中东跨界民族类型分析》，在文中将中东各民族按照政治地位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至少在一国为主体民族，第二类为在各国都是主体民族，第三类为在各国均为少数民族。<sup>①</sup> 这些民族跨界现象十分复杂，既存在历史上的恩怨，也受各国现实政治经济

<sup>①</sup> 蔺焕萍、王继青：《中东跨界民族类型分析》，《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 年第 4 期。

利益的交互作用影响,一旦处理不好的话,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冲突、国内冲突的导火索,<sup>①</sup>或者成为一国对他国提出政治诉求或采取政治手段的“合理化”借口。

这些民族的跨界现象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上的强权征服和近现代西方列强对该地区进行瓜分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在于人口流动和迁徙导致的结果。阿富汗的普什图问题即为西方国家进行利益争夺导致的结果。随着英国和俄国在南亚、中亚利益的不断深入,英国为了对俄国在这些地区的势力扩张加以遏制,推行“前进政策”,入侵阿富汗,兼并普什图尼斯坦,将英属印度的防御战线推进到中亚腹地,并强制阿富汗政府与之签订《杜兰协定》,将部分普什图人聚居区划归印度,人为造成了普什图人分属于两个国家的状况。传统上亚美尼亚的疆域在现在的高加索和土耳其东北部,隶属于塞琉西王国,后来临罗马人、波斯人、塞尔柱土克曼人、蒙古人、土耳其人的征服、屠杀或驱赶,迫使亚美尼亚人向外迁移,目前散居在美国、伊朗、法国、黎巴嫩、土耳其、叙利亚等数十个国家。

国内较早时期就有人关注普什图的跨界问题。荆龙、熊坤新、平维彬等学者曾撰文《普什图跨界民族研究》和《阿富汗跨境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分析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历史由来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即它不仅造成了阿富汗和印度两国的领土争端和边界划分的纠纷,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了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的民族分离主义,不仅对两国国家内部的稳定与发展,甚至对中亚和南亚的地区稳定都形成重大的安全隐患。<sup>②</sup>此外,杨云安则从普什图跨界民族对国家行政管理体的影响这一角度入手,分析了阿富汗的普什图人跨界问题对其国家安全、民间交流和国家间经贸合作等方面产生的影响。<sup>③</sup>

在中东地区,国际问题、民族矛盾、跨界民族问题三者均得到集中体现、并且影响力最为广泛的民族关系体现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这两个民族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初曾经存在较为紧张的关系,这两个民族信奉的

① 刘勇:《中东乱局下的跨界民族》,《中国民族报》,2015年11月27日,第8版。

② 荆龙:《普什图跨界民族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熊坤新、平维彬:《阿富汗跨境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民族报》,2016年5月27日,第8版。

③ 杨云安:《跨界民族对国家行政管理体的影响——基于普什图民族的实证研究》,《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宗教中的道德准则、基本主张存在较大分歧，引发穆斯林的反犹太主义情绪。穆罕默德去世以后各继承政权曾经制定歧视性立法，将犹太人划归“迪米”（本义为“受保护的公民”，实际隐含“二等公民”的歧视之义）人之列，在纳税、着装、社会等级等方面推行一些强制性的规定。<sup>①</sup>不过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都是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早在公元前，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都曾经为对方提供过政治庇护。阿拉伯帝国时期，有许多的犹太人就职于宫廷内部，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在此期间，犹太人自身的文化也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犹太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将其描述为阿拉伯-犹太关系的“黄金时代”。<sup>②</sup>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开罗等地的犹太人数量激增。<sup>③</sup>直到1967年以色列士兵突破狮子门，合并东西耶路撒冷，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又有了密切的接触和经济上的贸易往来。到耶路撒冷老城区祈祷、观光和购物的犹太人游客络绎不绝，而来自西岸和其他阿拉伯地区的阿拉伯游客也大量涌入犹太海滨城市，游玩或者寻找工作，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工人涌入犹太区，充斥于其建筑业、农业和旅馆业等领域。此外，双方也会在投资等领域建立高层合作关系。<sup>④</sup>

生活于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的生存状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埃及为例，18世纪存在于埃及的犹太会堂多达36个，但随后犹太人口发展缓慢。19世纪中期的时候，埃及只有5000名犹太人，到20世纪30年代末其人数达到巅峰，接近于80000人，随后又有所下降。目前在埃及仍然存在少量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大多数集中在亚历山大和开罗。<sup>⑤</sup>民族间的长期接触使得彼此的民族秉性与外貌特征也逐渐趋同，那些自古就定居于埃及的犹太人在相貌上与埃及人几乎已经没有区别。<sup>⑥</sup>大多数国外研究都是从其社

① 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36~341页。

② 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44页。

③ 吴成：《犹太民族与中东穆斯林世界关系演变及其前景展望》，《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3期。

④ S. D. Goitein, *Jews and Arab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05, p. 298.

⑤ Dalio Miccoli, *Histories of the Jews of Egypt*,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 4.

⑥ 吴成：《犹太民族与中东穆斯林世界关系演变及其前景展望》，《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3期。

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埃及的犹太人在社会各种职业中都秉持着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习俗。然而从何种意义上去界定“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却有不同看法。从最早的使用来看,二者几乎是同义语,直到后来才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内涵和政治内涵。在基思·沃滕堡看来,“中产阶级”不仅是中立的经济范畴,还是与一系列历史和物质环境相联系的知识、社会和文化的结构。<sup>①</sup>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埃及的犹太人逐渐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原则与价值观,形成较大的家族,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一方面向西化道路发展;另一方面又带有奥斯曼帝国时期米勒特制度的影子。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把自己想象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想象中的资产阶级。

#### 四 中东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中东各国在民族政策方面千差万别,其非主体民族在国家认同方面也各自有不同的表现。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对少数民族的权益给予高度的关注,有着共同什叶派信仰的阿塞拜疆人的民族语言、生活习俗、节日等方面能够得到政府的尊重,因此绝大部分阿塞拜疆人对伊朗有高度的国家认同。特别令世界感到惊讶的是,作为中东地区第四大主体民族的库尔德人在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家纷纷寻求独立和自治,唯独在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没有滋生出大规模的民族分离主义的倾向,没有受到境外同族纷乱的影响而掀起大规模的针对政府的民族自决运动。由于伊朗政府对各个民族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库尔德人的权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他们和阿塞拜疆人一样完全融入伊朗的大家庭之中。此外,伊朗奉行政教合一,宗教这一纽带作用得到强化,民族差异的观念逐渐被淡化,各民族的思想文化高度统一,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民族共同体。特别是早在公元前9~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伊朗曾经经历过民族同化的阶段,使得土著居民的文化与伊朗的文化相融合,最终为多元一体化的民族格局奠定了原生性的文化基础。彭树智先生在谈及伊朗文明时认为,伊朗的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文明,在强大的宗教价值体系之下,宗教因素深深地渗透于社会生

---

<sup>①</sup> Dario Miccoli, *Histories of the Jews of Egypt*,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 6.

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相互接触碰撞中逐渐发生变迁，凝结为共同的、普遍的社会心理，从而塑造出各民族强烈的文化政治归属感，这一文明内化的基线构成了民族涵化的基线。<sup>①</sup> 从此意义上而言，伊朗政府眼中的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等各族更像是族群而并非作为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当然，伊朗并非不存在民族问题，巴列维王朝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推行波斯主义和“波斯化”的民族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加以迫害，使各少数民族在较大程度上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激发了库尔德人等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之后，这些民族主义情绪才逐渐走向低潮。

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是其国内的第二大族群，原本在阿拉维家族的统治之下，库尔德人基本能够享受到充分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sup>②</sup> 加之奥斯曼帝国时期奉行的米勒特制度的持续效应，库尔德人的国家认同感始终得以保持。近年来，随着叙利亚战争的爆发，库尔德问题成为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当局打出的一张牌，时而鼓动库尔德人自治，时而又打压库尔德人，不承认其与阿拉伯人享有同等的地位。在内战中，库尔德人尽可能避免卷入国家政治斗争之中，但是在反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叙利亚库尔德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倾向。虽然在持续的战乱中，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力量逐渐聚拢，并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实现了实质性的地方自治，并继而引起邻国土耳其的警惕和干预，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属于有限的政治主张，从未提出独立建国的主张。总体来看，伊朗和叙利亚两国的库尔德问题更多是外部各种因素交织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并非内部发展的结果。

除上述伊朗、叙利亚的特例以外，中东大多数国家的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关系均较为紧张，国家的民族政策更多倾向于维护主体民族的权益，非主体民族则往往处于附属的地位而被排挤于边缘化的位置。与伊朗相比，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大部分文献和观点认为，一方面由于长期入欧的政治交换条件需求；另一方面土耳其将国内少数民族权利的存在视为是对国家和民族统一与完整的威胁，是外国势力在

①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224页。

②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285页。

土耳其的“第五纵队”，因此土耳其长期以来将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排除在“正常政治”之外，<sup>①</sup>并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推行强制性高压手段之下的“土耳其化”，其实质是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而不是在长期互相尊重和认可基础上的自然趋同。当然也有另一种并不占据主流地位的说法，认为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民族矛盾起源于亚美尼亚人而非土耳其人，历史上发生的民族大屠杀不是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所为，而是正好相反。<sup>②</sup>总之，在双方的相互指责之下，只能导致民族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非但难以塑造成一个牢固的民族共同体，反而成为民族分裂主义的催化剂。

在埃及，民族关系则表现得更有特点。从历史上来看，外来的阿拉伯人对当地居民进行统治，形成外来民族对本土民族的“保护”之势。早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推行的米勒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语言文字和自治权。现代的埃及从纳赛尔到塞西，政府层面一直努力地缩小主体民族阿拉伯人与科普特人等非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与隔阂，在政策制定、议会席位设置、政治选举等方面给予科普特人以适当的倾斜，但是埃及的科普特人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埃及的民族问题演变至后期，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已经并非完全由于民族政策不当和出于政府的意愿所导致，而是一方面表现为埃及历史上民族歧视旧思想观念的延伸；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膨胀和互相对立，民族问题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借以制造事端、挑拨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与政府当局争夺政治利益的借口和筹码，这些矛盾往往超出了政府的控制之外。除此以外，在科普特人问题上还交织着内部的世俗精英与正教会之间、外部的科普特教会与政府当局、与伊斯兰教派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sup>③</sup>

在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始终在不断探索着各种政策模式。

① Mehmet Bardakci, Annette Freyberg-Inan, Christoph Giesel, Olaf Leisse,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Turkey Alevi, Armenians, and Syrians and the Struggle to Desecuritize Religious Freedom*, London: Springer Nature, 2017, pp. 11 - 12.

② İsmet Binark, *Archive Documents about the Atrocities and Genocide Inflicted upon Turks by Armenians*, Ankara: Grafiker Ltd. ğiti, 2002, p. 6.

③ 参见彭超《埃及剧变后科普特人问题透视》，《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5期；李福泉《埃及科普特人问题探析》，《世界民族》2007年第5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流行于西亚非洲地区的民族政策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为避免民族隔离政策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统一管理模式；另外一种是以承认民族差异为前提、将公民身份归属在民族身份之下的联邦治理模式。<sup>①</sup> 大多数西亚国家和北非国家奉行的是前一种模式，埃塞俄比亚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国家多数采取后一种模式。然而在长期的实践中两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和理论上的挑战。大多数观点认为民族统一管理模式无法回避民族之间事实存在的文化差异，必然会遭受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理论的批判，而民族联邦管理制度又使得国家认同和民族一体化的进程深受限制。不过关于民族的国家认同形成的根本依据是什么这一问题同样值得讨论，它是否一定和“国家”这样一个框架相联系，还是可以超越于其框架之上？它是否要包含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各个要素的统一？尤其是对于类似亚美尼亚人这样既离散又聚合的民族而言，恐怕其政治认同才是衡量其国家认同的核心尺度。正像拉兹米克·帕诺森所发表的观点：“只要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属于同一政治群体，多样性就不一定是一个问题。”<sup>②</sup>

## 五 中东民族的内部分层现象

随着社会分层理论的日益成熟，“民族”因素逐渐被引入分层理论中，并出现了民族分层的理论。民族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使其具有了“类”的属性和意义，而民族的社会属性则决定了它的内部和外部的分化。西方学者认为民族间的分层主要源于两个缘由：其一为先验地以某种差异而存在的民族性所导致；其二为出于利益的争夺而呈现出的资源交换。<sup>③</sup> 从历史上来看，促使中东各民族内部分化的原因除了资源交换这一因素以外，主要体现为宗教性和教派性的特点，此外，种族、文化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因素。在现代中东社会里，民族内部分化的原因更加复杂，除了内部因素以外，还夹杂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干预、民主化改

① 张湘东：《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索马里族问题》，《西亚非洲》2008年第1期。

② Razmik Panossian, *The Armenians: From Kings and Priests to Merchants and Commissars*,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88, p. 393.

③ 陈晶：《民族分层的研究视域——有关文献回溯和研究述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造等外部因素的作用,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族内部出现了静态的社会分层。

具体到每一个民族,又有各自的特殊性。在中东,较为典型的分层存在于犹太人社会中。有关犹太人身份认定标准的讨论就已经反映出犹太人内部在理论派别上的分化。犹太教的正统派和保守派都将母亲是否为犹太人看作是认定犹太人身份的标准,卡拉派将父亲是否为犹太人视为犹太人身份认定的标准,自由派和改革派则将这一认定标准放宽,认为只要父亲或母亲一方为犹太人,并且是依照犹太人的习俗抚养长大,就可以认定为犹太人。汤因比曾经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流动的社会,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总是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即便如此,由于历史上的大流散,原本属于同一民族的犹太人逐渐失去了生活于共同地域这一特征,而散布于世界各地,与当地通婚,受当地的文化濡染和当地水土的滋养,其肤色、文化、生活习惯均已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于是从世界各地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当地的犹太人共同聚集在一个集中的地理空间中,形成了一个微缩的世界,东西方的界限和文化上的不对等在这里体现得泾渭分明,出现了西方犹太人——阿什肯纳齐人、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塞法拉迪人和来自于亚非地区的东方犹太人三种类型,由于塞法拉迪人在生活区域上和文明程度与东方犹太人十分接近,有些研究将其都归于东方犹太人之列。<sup>①</sup>东西方犹太人在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以及人口比例上的差距逐渐演变为政治上的鸿沟,形成以工党为代表的西方犹太人利益集团和以利库德集团为代表的东方犹太人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之势。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还是犹太复国主义民族理论的提出与运动,东方犹太人都几乎近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致使其在复国主义和国家认同上不同程度表现出消极的一面,一些邻国的犹太人宁愿固守自己的居住地也不愿意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中去。除了民族分层对国家政治生态产生影响以外,在已经趋于世俗化了的占据多数的犹太人和依然恪守传统宗教法典的少数犹太人之间存在着的层化与隔阂,正日益影响着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和民主化进程。

---

① 虞卫东:《当代以色列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第371页;李志芬:《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边缘族群:东方犹太人》,《世界民族》2015年第2期。

历史上，摩尔人之间的分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种族主义的、阶级的而非阶层分化的烙印，黑白摩尔人之间的分化并不是取决于双方的肤色，而是其血统上的不同。经历阿拉伯化和柏柏尔人南迁之后，集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非洲土著黑人三种血统的白摩尔人既充当统治者的角色，也充当保护者的角色，经过长期的共处之后，作为非洲黑奴后裔的黑摩尔人（即哈拉廷人）不仅自愿接受与白摩尔人之间的等级差异，甚至连自己族群的名称也向“摩尔人”这一原本属于北部摩尔人的称谓靠拢，反倒和自己的族源非洲黑人之间关系冷漠。<sup>①</sup> 因此，现代摩尔人内部的这种分化并没有以阶级对抗的方式呈现，而是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面的顺从，双方组合为一个较为奇特的族群共同体。索马里人则又是一种形态，其内部的社会结构既有殖民主义的遗留因素，又有原有游牧部落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影响，前者破坏了其族群社会的完整性，使其以跨国的形式存在，后者则构成各个亚族群各自主要的、稳固的内在社会形态和游牧民为主导、定居民为辅的外在社会基本结构。在部落民中间，各部落之间均属于平行的关系，索马里人的民族性和部落性决定了其社会忠诚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其他民族，就一个氏族部落内部而言，男系亲属血缘关系与政治的密切程度远比对部落首领的忠诚更为深远，并由此决定了不同集团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而且，部落传统的作用远远超过宗教文化的作用，宗教人员也远不像阿拉伯等民族内部的宗教阶层那样拥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掌控社会政治。如此一来，不仅在索马里人中难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sup>②</sup> 就连在其内部的宗族认同和部落认同之间也往往是分离的状态。这种社会制度化层级的缺失极易滋生出民族分离主义的倾向。

阿拉伯人内部的层化状况更为复杂。如前所述，“阿拉伯人”的概念几经演变。时至今日，这一概念更确切地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复合的族群概念，它其中混杂了许多民族的成分，甚至有人将西亚北非各阿拉伯国家的全部民族都称之为“阿拉伯人”，它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或语言的象征意义。这样一个边界不清晰的民族，其内部的结构一定是复杂多变的。詹晋洁的博士论文《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中详

① 西珠：《毛里塔尼亚的黑摩尔人》，《世界知识》1995年12期。

② 张湘东：《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索马里族问题》，《西亚非洲》2008年第1期。

细地将阿拉伯社会分为三个层级,即以王室家族、贵族、地主、宗教阶层、军事精英、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以手工业者和各种专业人员为代表的中间阶层和以游牧民、农民、工人阶级、外籍劳工为代表的下层社会,<sup>①</sup>较为完整地揭示了阿拉伯人的社会分层状况及发展演变。与索马里人一样,阿拉伯人的社会内部同样存在着普遍的部落现象,但不同的是,存在于阿拉伯社会的宗教阶层对社会结构,以及宗教传统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教合一的国家里更是如此。在沙特阿拉伯,以乌莱玛为代表的神职人员全面掌控着国家的政治、法律和教育,而且他们还起到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作用。当然,不同的国家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而言,乌莱玛和其他的神职人员已经逐渐淡出国家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步入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祛魅”的进程,从社会上层力量逐渐沦为中层力量。

在这里还需要讨论的是,阿拉伯商人内部同样有层化和等级分化的现象。除了与王室家族、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相捆绑的大商人以外,只占据社会一小部分财富的大部分阿拉伯商人阶层在中间阶层中居于何种地位?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斯坦利·特纳曾经高度评价早期阿拉伯商人的历史作用,将其看作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和担纲者。迄今为止,商人在阿拉伯社会仍然不失为一种体面的选择,单从经济的标准来看,他们是否依然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此外,在阿拉伯社会还有一种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群体,即阿拉伯基督徒,他们又该划分为哪一个层级?据有关数据,目前阿拉伯基督徒总数为600万~800万人,其中埃及有400万~500万人,黎巴嫩、叙利亚大约各有100万人,伊拉克大约有30万人,约旦大约有15万人,巴勒斯坦地区和以色列大约有20万人。<sup>②</sup>

## 余 论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东各民族孕育出了多种璀璨的文明,产生出大量的历史名人,如花拉子密、泰比特·伊本·奎拉、白塔尼、阿勒·哈增等

① 詹晋洁:《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② 史纪合:《动荡中东的阿拉伯基督徒》,《世界知识》2014年第22期。

阿拉伯科学家，有波斯科学家比鲁尼、医学家伊本·西拿，有伊本·纳菲斯、伊本·路世德等阿拉伯著名医学家，有安萨里（波斯人）、法拉比（突厥人，一说为波斯人）、伊本·赫勒敦（阿拉伯人）、阿富汗尼（波斯人）等著名哲学家，还有阿拉伯著名思想家艾哈迈德·艾敏和被誉为“艺术天才”的阿拉伯文学家纪伯伦，他们在不同领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发挥着作用。虽然饱受战乱之苦，但中东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至今仍在延续，涌现出了新一代的大家，包括当代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犹太作家阿摩司·奥兹，世界级的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艾森斯塔特（犹太人），以色列建筑师、诗人、剧作家塔米尔·格林伯格，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文学家纳吉布·马哈福兹，阿拉伯著名诗人穆罕默德·达维希、当代阿拉伯哲学家拉赫曼·贝达维、宰基·纳吉布·麦哈茂德，阿拉伯著名化学家艾哈迈德·泽维尔等。

中国的民族文化具有胸怀天下、惠及世界的气度，这种气度与其海纳百川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世界许多民族不断发展演变，形成了交叉融合的共同体格局。历史上，许多民族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与中国乃至各个民族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彭树智先生认为，历史上无论是政治、宗教，还是经济、社会、文化、生产，这诸种要素的变化都是人类文明交往的结果，也都离不开人类文明的交往。<sup>①</sup>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中东、中亚民族相交往的载体和平台，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等均成为这条商业通道上的贸易参与者，大家关注甚少的亚美尼亚人在丝路贸易中实属成功的典范，高加索曾流传“一个亚美尼亚人顶三个犹太人”的俗语。除此以外，许多考古资料和学者的研究证明了自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当代，犹太人始终是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同时也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sup>②</sup> 这其中的许多问题对我们国内学界而言尚知之甚少，有些问题甚至还完全没有涉足。

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许多民族现象、民族问题都有其共同的内在发展规律和发展逻辑，值得我们去不断深入探究。在当代，“一带一路”作为一条文化融通的纽带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诠释着民族和文明交往的内在本

①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序言，第4页。

② 张倩红、贾森：《犹太人与丝绸之路》，《光明日报》2015年9月12日，第11版。

质。我们要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民族研究，要加强中外的学术和文化交流。一方面要将中国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也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历史与现状，并吸收和借鉴其文化精华，以更好地发展和繁荣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中东各民族具有独特的文学、建筑、服饰、舞蹈、手工艺、戏剧、电影等文化要素，保存许多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包含着深厚的丝路文化内涵，各民族也有着保护和繁荣文化遗产的共同愿望。通过“一带一路”这一纽带，我们与中东各民族之间不仅可以进行文明与文化的交流互鉴，还可以寻求合作，共谋人类文明发展繁荣与文化遗产保护之大计。

[责任编辑：申玉辉]

the transition of neighborhood policy from promoting Islamic internationalism to safeguarding nation-state sovereignty.

**Keywords:** Iran; Afghan; Refugees; Labor Immigrants; Illegal Immigrants

## Ethnic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oretical Boundary and Objectives Building

*Feng Lulu*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ronology, many ethnic groups in the world are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forming a community pattern of cross-integr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ynchronicity, many ethnic phenomena and ethnic issues have their own internal development laws and development logic, and it is worth in-depth exploration. In modern times, the Belt and Road, as a bon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ethnic and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in a deeper sense. A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re are many ethnic groups in the Middle East.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ve a chaotic situation in the concept of the Middle East nation. From a formal point of view, most of the Middle Eastern peopl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groups,” but at least four specific concepts have emerged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world na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nation.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Middle East nation has a very wide space for research. Among them,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problems in areas such a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ethnic groups, the phenomenon of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of various countries on ethnic relations,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social existence.

**Keywords:** Middle Eastern Nation; Ethnic Group; Ethnic Relations; Social Stratification